

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201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下



池 莉《爱恨情仇》

叶广岑《太阳宫》

方 方《惟妙惟肖的爱情》

凡一平《非常审问》

荆永鸣《淘宝》

李 洱《从何说起呢》

裘山山《死亡设置》

陈应松《滚钩》

吴克敬《阁楼上的庄稼》



2014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下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爱恨情仇

池莉^①

1

一般说来，中国人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。日复一日，吃喝拉撒。爱恨情仇的事，即便有，也总是藏得深深的，要叫别人看不出来。顾命大在武汉经济开发区居住十二年了，十年如一日，都只吃喝拉撒，她喜欢。

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的最边缘，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湖区，湖区深处有一个无浪湖村，是经济开发区收购了土地之后，被原住渔民放弃的村子。村子四周都是垃圾，村前村后河塘干涸，地坎儿土坡到处散落死鱼、臭螺蛳、烂河蚌，却有一种被荒废的安静和被遗忘的安全，顾命大好生喜欢这里，生活得很安逸。在她嫁给河南老九之前，河南老九家养猪，最多长到一百来斤。顾命大进门以后，她养的猪，能够长到三百多斤，这就充分说明了顾命大喜欢这种生活的程度。

无浪湖村近二十户人家，都是河南籍外来户，都是近十几年逐渐聚集过来的，基本都沾亲带故，平时互相帮忙，就像刘粉娥，辞了市内的打工，躲到村

^① 池莉女，著名作家，著有《烦恼人生》《不谈爱情》《来来往往》《小姐你早》《水与火的缠绵》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《生活秀》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等，其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，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项。

里来,想要生男孩,第二胎,明摆着是犯法,也不可能有人往外说的。河南老九是最早扎根无浪湖村的河南人之一,辈分高,人缘好,有点威信,十二年前的一个风雪夜,河南老九把骨瘦如柴的顾命大带回家,也没人多问。过了几天,河南老九把结婚证一拿,喜酒一摆,全村围桌一吃,发了喜糖,收了红包,放了鞭炮。顾命大收拾了头面,换上新衣服,挨在河南老九身边给大家敬酒,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女人是个漂亮的,与河南老九不久以前死去的前妻一比,不知好看多少倍,一下子,酒席变得更加活跃了,男人们窃窃私语,羡慕河南老九有艳福。一番吃喝以后,公认地,顾命大就是河南老九的人了,顾命大在无浪湖村有家了。接下来的日子,就是吃喝拉撒,一晃十二年。

十二年的时间,可不算太短。时间一长,对于顾命大的来历不明,在那些来历明晰的人们心里,就犯嘀咕了。嘀咕归嘀咕,表面也还是无人议论,又看河南老九面子,都假装心里没有嘀咕。好在顾命大十年如一日的人好,她人老实,又勤快,会做家务,肯帮人,那些心里头犯嘀咕的人,顶多也只能说顾命大是个怪脾气。

顾命大的怪脾气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顾命大坚决不肯出门,特别不肯逛商店逛市场买东西。比如只有过年过节烧鱼煮肉,临时短了油盐,河南老九又不在家,顾命大才肯出门一下,跑一趟烂泥糊村,也只是跑到村口小卖部,买了油盐就回家,多一眼也不看,多一句招呼也不打,与烂泥糊村人脸碰脸了,奈何不过了,才点个头,露出一露那种很难被认可为笑容的笑容。

二是顾命大的话,也是死活不肯出口的。平时男人们都出去打工做活,无浪湖村里就那么几个妇女婆婆们,彼此关系也就格外密切,常常一起打麻将、拉闲话。顾命大不会搓麻,这个都知道。只是说闲话拉家常,谁都会的,顾命大也千方百计不参与。有时候实在走不脱了,顾命大就只是听,从不开口。问她故事,她一脸茫然,一问三不知,统统不记得了。连她究竟哪一年生人,顾命大也摇头,忘记了。连别人暗示她性格有点怪,她也不能够理会,且还是一副压根儿就不去理会的模样,有点傻,有点呆,生生硬硬的,油盐不进。久而久之,人们也就习惯了,任她。

十二年来,顾命大坚定不移地活在她自己的每天里。现在顾命大有一头猪,一群鸡,一只猫,房前屋后种了一点菜,河南老九打鱼。前几年河南老九就在附近湖里打,附近的汤湖、万家湖、珠山湖、竹林湖、烂泥糊,都打,每天回家,晒网补网,顾命大煮饭,炒两个菜,打一个汤,河南老九总是打心眼儿说好吃好吃。后来湖水污染越来越重,鱼腥臭难吃,卖不出好价,河南老九

就去长江打。打长江鱼有点远，要走武监高速公路，七八天往返一次。不过每次回家，都能够拿出打长江鱼赚得的红票子。红票子在手里数来数去，夫妻两个心里都很安稳，要相对看一眼的。够过日子，不想其他，也不屑说多余的话，简直太好了。顾命大吃飯逐渐香了，睡觉噩梦少了，不再胃疼了，不再呕酸水了，头顶原本掉得只剩几根稀毛，这几年又慢慢长出头发来，还是茂密乌黑的，妇科病也没去医院看，下身的胀痛、白带、黄水，慢慢地自己都好了。

这个世界上，只有顾命大自己知道自己。她不好了那么多年，落下一身病，瘦得一把骨头，没个人样子，这十年慢慢长肉了，像个人样子了。顾命大心里蛮有把握，认定自己就是要现在这个生活，也很想继续这样过下去。每天，吃喝拉撒。每天，都把吃喝拉撒整好，其余都不存在。

但是，意外发生了。2012年8月11日，午饭过后，顾命大正在喂她的猫咪。刘粉娥跑过来，一脚跨进门槛，从背后“咚”地往门框重重一靠，手机从耳朵边拿掉，突兀地对顾命大说：“亲，我爱你。”

顾命大吓一大跳，脑袋里轰轰作响。她不敢看刘粉娥，只当没听见，依然低头喂猫咪。顾命大自己吃饭，最后留了一口，再拌上一点水煮过的臭鱼烂虾，喂她的猫咪。

见顾命大无动于衷，刘粉娥急了，说：“喂喂，九嫂啊，听见没有啊？我爱你啊亲啊！”

刘粉娥疯了。顾命大判断。这是怎样秘密的私房话，也敢青天白日对人公开说，还不脸红，刘粉娥脑子出毛病了。顾命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得继续喂猫咪。猫咪挑食，从米饭里专拣鱼虾吃，顾命大使劲搅拌，企图使米饭与鱼虾混为一谈。

刘粉娥自己顿悟了：呵呵。原本顾命大是完全不懂网络的，当然也是与网络语言完全隔绝的，所以被网络热词吓坏了。其实刘粉娥只是与顾命大套近乎。只是刘粉娥一激动，她找错了对象。这个破无浪湖村，说是在武汉市，其实根本比乡下还偏僻。刘粉娥三个月躲在乡下，胎还没有怀上，人倒是闷傻了。

“额滴个亲娘啊，九嫂！”刘粉娥赶紧打消顾命大的顾虑。她用极富优越感的口吻，把网络与最近流行的热词，启蒙一般，教化了一番。与顾命大打交道，是极其简单的事，顾命大明白了就明白了，没有埋怨，没有责怪，也没有异议评论，也没有大惊小怪，顾命大无所谓。

刘粉娥倒是有所谓。她来与顾命大套近乎，除了情不自禁要展示展示网络热词，主要是约顾命大逛集市。刘粉娥年轻，不知轻重，对别人是不管不顾的，

一味要求顾命大和她一起去集市。刘粉娥已经打过手机了，知道烂泥糊村今天的集市，那个地摊要来。“那个地摊”是直接 from 市区过来的一个商贩，贩卖城市最流行的小商品，那个地摊一摆开，满铺都是世界顶级名牌，琳琅满目，流光溢彩，每件只要五块钱。刘粉娥完全受不了这个诱惑。那个地摊在烂泥糊村摆摊，有大半年了，隔三岔五来。每一次，刘粉娥都要跑去，不买也要看个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她的生活。刘粉娥打小就进城务工，二十几年都在汉口闹市的繁华喧嚣中度过，习惯了热闹，当怀男胎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，刘粉娥都只每周或每十天才回村一次。无浪湖村对于刘粉娥来说，等同于空气稀薄的信息封闭的土气落后的监狱。今天烂泥糊村集市上，有市内的那个地摊，想要刘粉娥不去逛，简直不可能。问题是刘粉娥今天没有找到别的伴。一般刘粉娥都能够找到结伴的女人。今天刘粉娥就赖上顾命大了。刘粉娥的老公是河南老九的堂弟，现在正跟着河南老九打鱼。顾命大是刘粉娥的九嫂。自家嫂嫂，还不肯与她结伴去逛逛集市，怎么可以？刘粉娥是个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是那种大腿粗短，胸部厚实、脸盘大且油光饱满的年轻女人，在城市学得赶时尚不怕丑：挤乳沟、穿低领、染彩发、文眉毛、打手机，喜上网，很自信，个性强，想怎样就怎样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走到烂泥糊村，抄小路也要十几分钟。一个人，走小路，太没趣。刘粉娥就是要个伴。刘粉娥一贯逛街都结伴，别的，她不管。

顾命大不去。凭刘粉娥“亲”呀“亲爱的”乱叫，顾命大只是摇头。顾命大也无话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去，顾命大就是一心一意喂她的猫咪。

刘粉娥恼了，刘粉娥偏要，刘粉娥不依不饶，把脚尖伸过来，挑衅地一挑，猫咪的碗，被踢翻了。

又一个意外发生了：顾命大眼睛直直盯着倒扣在地上的猫咪饭碗，半晌就那么盯着。刘粉娥以为顾命大要恼，忙不迭，东拉西扯，滔滔不绝，说什么猫咪还是吃猫粮比较好，城里养猫都买超市的猫粮，什么那个地摊真的很会做生意，除了世界顶级名牌，针对今年夏季太热，又备好了时令急需品，有风油精、清凉油、人丹、十滴水、菊花泡饮，一律每件只卖三元，就别说中老年妇女最需要的针头线脑、橡皮筋、穿针器、顶针箍子、搪瓷缸子、开水瓶塞子啦，要啥有啥啦，要啥有啥啦，比号称“通顺大市场”的烂泥糊村小卖部，货品要正宗多了，要高级多了，这种城乡接合部的小卖部，专门赚黑心钱，要不小卖部老板王旺发，你看他手上戴多大的金戒指，都是卖“帅师傅”“娃恰恰”赚来的——刘粉娥还在喋喋不休，顾命大抬起头，打断了刘粉娥的话，说：“我去。”

刘粉娥惊呆了。

刘粉娥惊呆了。只是当顾命大答应了她“我去”，刘粉娥才体会到了胜利的狂喜，才意识自己太厉害了，自己本事太大了，顾命大太给她面子了。刘粉娥喜不自禁，手舞足蹈，恨不能在村里奔走相告。她把顾命大奉承了又奉承，恭维了又恭维，说九嫂生得好年轻哦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打扮你哦，说回头我要送你们一箱正品“康师傅”方便面，打牌饿了充饥好方便哦！刘粉娥兴高采烈地心满意足地挽起顾命大胳膊，俩人出门。

其实，关键的是，刘粉娥提到了风油精，是“风油精”让顾命大动心了。关键是，今年夏天死热死热。还有一个关键是，河南老九浑身长满痱子。更关键是，顾命大觉得她的男人总想为家里多赚几张红票子，这么大热天还跑长江打鱼，她心里就一直想要一瓶风油精。另外的关键是，每天夜晚看电视。电视上总有广告在说说说的：风油精洗澡止痒治痱子有奇效哦。“风油精洗澡止痒治痱子有奇效哦”这句话不知不觉灌输到顾命大脑子里面去了。诸多关键因素，忽然汇聚，顾命大就心动了，她想去那个地摊买两瓶风油精。

顾命大踏上了去烂泥糊村的小路。一场爱恨情仇的事，就此悄然开场，也就此公然开场，意外地，一反常态，闹得轰轰烈烈，不可开交。

2

当命运陷阱一旦挖好，个人真是防不胜防。在踏上小路之前，顾命大还在畏首畏尾，犹犹豫豫，本能出现惊惧，差点退缩回家。一是无奈刘粉娥嘻嘻哈哈，连推带拉。二是小路迎面，在顾命大脚下蜿蜒展开，举眼望去，小路风景如画，又叫顾命大的心狠狠动了一下。

似这样白亮明艳的夏季里，一条静静的漫长的湖边小路，浓荫遮蔽，虫叫鸟鸣，又四下无人，远近都只有湖水与荒地。这是顾命大人生中最美好的那一阵子的情景。那时候她在大队小学读书，知青老师导致她特别喜欢语文，文字与乡村情境的交融，在顾命大身上产生了神奇的魔力。当然，文字的魔力终究敌不过强大的俗世，没有提升顾命大的人生，或带来任何好处，就只是闪电般短暂的一瞬，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美好梦幻。随后顾命大还是任凭她的命运蹂躏。糟蹋人的现世让顾命大在多少年里，都不曾有可能，或者有胆量，得以在青天白日的艳阳天里，再一次，悠闲地走走她少女时期那情景交融的小路，重温梦幻。忽然今天，这条小路，正是梦幻中的那一条，出现了，展开了，在

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的湖区最深处,不由得顾命大了,她的惊惧无形中消散,文字的魔力悄然再现。

小路幽深,两旁有树,沿路的树上,都有知了喧闹。知了的欢叫,让枝头微微颤动。灌木野草,一只又一只透明蝉蛻巧妙悬挂。鹭鹭细腿跳跃,湖面波光粼粼,水腥气与土腥气阵阵掠过。行走撩动衣衫,身体灌进一丝又一丝难得的凉风。太阳越是炽烈,树荫越发堆得浓厚,云朵般移动,殷勤为人提供荫庇。现在,顾命大走在她少女时期的乡村小路上,突然就一反了常态,她的眼睛,灵动起来,不时左顾右盼。她看见了知了那一抹薄如轻纱的羽翼。“轻纱般的”这几个字,就跃出了视线。在顾命大看来,这几个文字,实在是写得好!知了羽翼,独独有了“轻纱般的”这几个字的形容,才足够真实和贴切。当年,正是知青老师朗诵的“轻纱般的晨雾”,在最初一刻,击中了少女顾命大的心灵最深处,她的心,曾琴弦一般,为之颤抖不已,一次又一次走进村庄的田野小路,陶醉在轻纱般的晨雾之中。知青老师仅仅只告诉过她一次,说“中国文字是象形字”,顾命大的眼睛立刻从此明亮起来,她发现,以前所有东西都是模糊的,因为文字,世上所有模糊的东西,都一一地清晰起来。顾命大甚至触类旁通地,理解了她那完全不识字的母亲,为什么一辈子都在抱怨她自己是个“睁眼瞎”。不幸的是,结束来得太快。欢喜一场的结果,只是让顾命大平添了许多毛病:敏感、苦闷、孤独,容易发傻,容易发呆,容易走神。不幸的还有,文字带来的颤抖是终身的。一旦发生,再无止息。尽管后来,直至现在,顾命大生活在几乎没有文字的生活里,意外的邂逅,却难以预料,一旦发生,后果就难以把握。今天,在顾命大安稳躲藏了十年之后的今天,一个美丽的邂逅,意想不到地发生了。这个美丽的邂逅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邂逅——命运!命运就是这样,常常会隐身或者潜伏,让人栽倒在他最熟稔最亲近最想念的情景之中。那文字魔力不曾止息地颤抖,把顾命大从她洞穴般深深的藏身之处诱导出来,为她轻轻拂面,把她轻轻带领,让顾命大不知不觉,毫无戒备,在久违的轻松愉快之后,一步步,来到了烂泥糊村,走进命运的陷阱。

烂泥糊村今天很热闹。村口小卖部的场子上,百货小商品、便宜衣服鞋帽、儿童玩具、化肥农药、菜籽菜苗、做米酒的酒曲子,都撑开了摊子在叫卖。附近就是通顺河,从前的小卖部,现在就叫“通顺大市场”,招牌做得巨大,挂在几次扩建、扩建得不再像一个房屋的屋顶上。小卖部老板王旺发,穿亮闪闪的仿丝质T恤衫,黝黑粗糙的劳动人民手指间,戴了一枚又大又方又厚的金戒指,叼着香烟,一手叉腰,站在柜台前,面对着眼前的繁荣景象,一副非常

满足的表情。因为所有摊子，都会交给王旺发一笔场租费。烂泥糊村是王旺发的地盘，是他花钱浇成的水泥场子，这是自然的。还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是，所有商贩，都不能贩卖吃喝拉撒之类的东西。吃喝拉撒只能由王旺发的小卖部出售，包括商贩们自己的吃喝拉撒。王旺发肯定是卖给他们“帅师傅”和“娃恰恰”之类仿冒食品，这个是众所周知，也都是默认的。大家都要赚钱，没什么好说。刘粉娥一出现，王旺发的眼睛就迎过来了。对于王旺发的眼睛一亮，刘粉娥假装没看到。王旺发又朝刘粉娥摆了摆手，刘粉娥不便继续假装，也就简单地把手机举了举，应付了一个笑，然后一头扑向那个地摊。刘粉娥很是瞧不上王旺发的土气，如今还戴黄金大戒指，现在有钱有品位的男人，时兴的是戴手表了，都戴世界名表。

那个地摊已经开市，被一大群妇女婆婆打了围，水泄不通，生意火红。地摊摊主陈富强，市内来的年轻人，也一眼看见了刘粉娥。熟客，老主顾。陈富强会来事，百忙之中也抢在第一时间给了刘粉娥一个眼神。刘粉娥很受用，报之以热情的笑容，也两眼笑得亮晶晶的。刘粉娥说先给我两瓶风油精吧。风油精已经只剩两瓶了，还有别人要。陈富强马上就把两瓶风油精递给了刘粉娥，对别人说抱歉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肯定会多带些货来。陈富强言语简单、靠实，叫人信任，操一口武汉话，大夏天也穿耐克旅行鞋，戴太阳镜，棒球帽，货品用登山双肩挎背来，喝自己带的瓶装水。何况地摊上满铺的都是世界顶级名牌，琳琅满目，流光溢彩，每件只要五块钱。这些都实在叫刘粉娥好生喜欢。刘粉娥也觉察到王旺发不太满意陈富强。王旺发对陈富强自己带水喝很是不爽。刘粉娥倒是认为陈富强够有经验，也够明白：坚决不喝陌生人的水。是王旺发太小气了，人家场租费还是照样交的。王旺发不愿意让刘粉娥觉得自己小气，对陈富强心里不爽也从来没有说出口。就算王旺发老婆再三提醒王旺发，王旺发也就点头，但是不语，保持装出来的宽宏大量。烂泥糊村村口的场地上，总有风云在暗中涌动。

一见烂泥糊村这般热闹，顾命大顿时紧张起来。立刻，魔力消失，文字纷纷逃走，小路断掉，天昏地暗，哪里有什么最熟稔最亲近最想念的情景，只有头昏脑涨，疑虑重重，惊恐惧怕，两眼一抹黑。

村口有个水塘，水塘边有棵老槐树。塘水发臭，树下是垃圾堆，人都不愿意过去的，顾命大就赶紧走过去了。刘粉娥抢购了两瓶风油精，跑过来，把风油精塞到顾命大手里，自己扭头又跑回地摊。顾命大想对刘粉娥说赶紧回家，连说都来不及，刘粉娥就风一样跑掉了。顾命大只好两手紧紧握着风油精，待

在树底下，缩着个背，低个头，眯着眼，惶惶不安，单等刘粉娥。

等着，等着。刘粉娥终于从人群里头站了起来，举起一个金光亮霞的发卡，扭头对顾命大，故意用俏生生的武汉口音，响亮地、夸张地说：“这个发卡好漂亮哦，九嫂，我送你一个啊！”

顾命大说“我不要”。

顾命大就只说了三个字，陈富强一下子听出了顾命大的口音。陈富强激动万分，急眉煞眼，扒开人群，冲到顾命大面前，大喊一声“妈！”随后，扑通，跪下了。

陈富强这声呼喊，是晴天霹雳，直叫顾命大魂飞魄散。顾命大眼睛睁得老大老大，直直瞪着陈富强，无数记忆，整个人生半辈子，顾命大要拼命忘掉的许许多多记忆，顿时，纷纷涌现，密密麻麻，挤满眼前的世界，刺得她眼疼看不得。

顾命大是三十三岁那年投河自杀的，没有死成，东躲西藏了十九年。最后在无浪湖村的十年，顾命大依然不敢迈出大门。不料，今天，陈富强，顾命大的大儿子，还是找到了她。

刹那间，顾命大面无人色，身子打飘，伸手去抓刘粉娥，手到半空，折断了一样，垂直掉落下来，双膝一萎，人就倒了下去。

风云突变，刘粉娥惊呆了，王旺发惊呆了。烂泥糊村村口一场子的人，都惊呆了。

3

这一刻，唯一明白的人是陈富强。唯一狂喜的人，也是陈富强。苍天有眼！陈富强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了！固然，他母亲晕倒了。这并不奇怪。一个十九年都没有看见自己大儿子的母亲，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她的惊喜和意外，是肯定的。她感情上受到强烈刺激，这是自然的。

第一时间，陈富强实在不能不为自己自豪：他创造了一个奇迹！

顾命大跑掉那一年，陈富强才十四岁。十四岁的少年，已经懂得家里发生了塌天的大祸。家里一下子没有妈妈了，一天三餐的烧火煮饭断顿了，家里鸡猪猫狗也没人喂食照料了，屋子里乱七八糟到衣服鞋袜锅碗瓢盆连同书包铅笔，要用啥找不到啥了。这且不说，更可怕更可恨的是，几乎全村的人，都看他们家笑话，这种羞辱，对于当过大队干部的爷爷陈有锅，实在咽不下这口

气。陈有锅恨得发脾气骂娘，拍桌子打椅子，不吃饭只吸烟。陈富强的爸爸陈有权实际人人都叫他歪毛，歪毛是最窝囊的，就只会在家里哭喊叫骂，鼻涕眼泪一把把地往四壁甩，往自己三个孩子身上撒气，逮住哪个都死揍。村里假装同情他们家的那些人，在路上见到陈富强、陈富凤、陈富有三个孩子，就要主动过来问：“妈妈回家了吗？”个个都是阴阳怪气，笑里藏刀。十四岁的陈富强，都看在眼里，都懂。

当年流行一首煽情歌曲，叫作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被中央电视台反复演播，搞得全国人民都喜欢唱。那首歌是陈富强最初接受的关于母爱的书面语言教育和表达，母亲一跑掉，这首歌就被铭刻在了陈富强心里了。陈富强拉扯着十一岁的妹妹、九岁的弟弟去上学，同学们追在他们后面唱歌，故意地反复唱一句：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”这不是骂人吗？陈富强陈富凤陈富有三个孩子，在顾命大跑掉以后，的确衣不遮体、蓬头垢面、鼻涕拉忽的。陈富强就受不了了，转身冲过去，跟同学打架。一次次，打得鼻青脸肿，打得头破血流，打得不可开交。

陈富强也喜欢唱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是个宝”，来表达他对妈妈的热爱、歌颂和想念。这是陈富强写的作文，曾获得语文老师的高分，在全班当范文朗诵。但事实上，十四岁的陈富强，心里非常痛恨妈妈。他痛恨她不负责任，随便离家跑掉抛弃自己儿女。痛恨她不顾家人脸面，致使他们全家遭人背后戳脊梁。痛恨她一点都不考虑大儿子陈富强正要初中毕业准备考重点高中，把一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学生娃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妈妈——顾命大自己的角色，烧火煮饭打草喂猪，上要照顾老的爷爷爸爸，下要照顾小的妹妹弟弟，还有地里庄稼又长草了又要上肥了！陈富强也才十四岁啊！陈富强痛恨他的家乡，他的家乡是农村。痛恨地里庄稼，农活太苦太累！陈富强也痛恨专横跋扈的爷爷陈有锅，为了他自己的脸面，心狠手辣，每次都逼陈富强考试拿高分，拿不到高分就吊起来打，尽管陈有锅口口声声说陈富强是他的心头肉。陈富强痛恨他爸爸歪毛，一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二流子，好吃懒做，就会闲逛、混光棍、惹女人，在村里人人不齿。陈富强痛恨他们周陈村所有姓周的，专门欺负他们姓陈的，搞阴谋诡计，整垮了曾经当过大队长的他爷爷。陈富强痛恨女同学周稳霞，是她自己主动回头朝陈富强笑的，笑了三次，但却把陈富强写给她的信，交给了老师，害得陈富强被全校点名批评，变成了女同学见面就尖叫躲开的小流氓。

顾命大的突然跑掉，引起一场剧烈震荡，把她十四岁的大儿子陈富强，震

醒了。这是陈富强最初的人生觉醒，来得十分猛烈、激愤和莽撞。

陈富强噩梦醒来是清晨，小小少年清楚地发现自己是这样痛恨眼前的一切。眼前的一切一切，他都不可以再忍受。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，如旭日东升，照亮了少年的心：陈富强得离开家乡，进城打工，赚钱致富，出人头地，讨城市老婆，把户口弄到城市去，彻底做一个城市人，这辈子决不再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这辈子决不回到农村生活！

初中毕业的陈富强，决定放弃报考长淌口镇重点高中，并反复动脑筋想辞，很有心计地设计好了对爷爷的说法。陈富强很了解陈有锅。陈有锅是陈家的当家人，主心骨，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说了算。陈有锅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，能够透人心，如果让他看穿了孙子的心思，他肯定不同意放孙子远走高飞。陈家老老少少、面子里子、家里地里，都非常需要和依赖陈富强，而陈富强，根本不需要他们，没有他们这些累赘，陈富强才会有希望。

选择了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，光线如此昏黄暗淡，陈富强面对爷爷，低垂眼睛，严密掩饰自己的心思，首先提起妈妈来。一提起妈妈顾命大，陈富强未成句，先流泪，然后紧握小拳头，强忍抽泣，勇敢地说：他得放弃中考，放弃念书，进城打工，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母亲。陈富强冲动又动情，发誓道：“爷，我要妈妈！家里没有妈妈不成！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！”

陈有锅一听，震撼，大巴掌拍在桌子上了，喝道：“好！我孙有志气！”

陈有锅多日的郁闷颓废终于因长孙的志气驱散，“好！好好！”陈有锅激动得再三拍桌子。他不仅同意陈富强进城打工，并且表示了强烈支持，掏出了家里仅有的几块钱积蓄，拿出一半来，交给陈富强做路费，悲壮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！我的长孙，是个人物！你要给我记住：你，是个人物！天生就是！你出生时候紫气东来！这是几百年才出一次的吉兆，往上听说陈友谅出生才有过。”

陈友谅是明朝一任皇帝，出生于江汉平原农家，一直是世代代江汉平原农民的自豪。陈有锅几乎是喊叫地说：“富强啊富强，你一定要把你妈找回来啊！”

“富强啊，你妈丢尽了我们陈家祖宗八百代的脸，你一定要报仇雪恨啊！”

“你，一定要给我把她找回来！顾命大，她生是我陈家人，死是我陈家鬼！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”

陈富强狠狠点头，陈有锅也狠狠点头。爷孙俩都有烈火在心里头熊熊燃烧。翌日，陈富强就离开了家乡。

陈富强健步如飞，一走上 318 国道，他展望无穷无尽伸向远方的公路，感

觉有无限的可能性等待着他，十四岁的少年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嘶喊，如释重负。

自然的，陈富强并没有真的以寻找母亲为己任。他还是一个十四岁少年，严格地说他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就只是比较聪明，找了这么一个足以打动家长的理由。出门一天，肚子就饿得慌，又身无分文，赚口饭吃比什么都重要。一天后，陈富强就在318国道旁边的一家小餐馆洗碗打杂了。没日没夜地洗碗打杂，做不完的琐碎事，任凭小餐馆夫妇驱使打骂，累得深更半夜倒在床上就睡着，哪里可能做什么寻母的壮举！

至少在进城务工的头十年，陈富强完全没有把自己的“寻母”承诺当真。开玩笑，中国多么大，顾命大跑到哪里去了谁知道？陈富强直接进入的，是他自己的劳工生活：陌生、胆怯、羞涩、艰难、辛苦，极度劳累，受尽剥削和冷落，熟悉城市并习惯城市生活，比想象的更加不易。为了挣到更高工钱，陈富强连高楼外墙扎钢筋的活，都做过好几次。那是最危险的工种，要登到几十层的高楼，站在边沿，扎钢筋，为固定玻璃幕墙扎钢筋，日晒雨淋，大风摧残，眼看同伴一脚踏空掉下去，当场摔死，还不止一次。当银行终于有了一点存款以后，陈富强还是离开了危险，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专业：酒店或者餐饮。

每当逢年过节，迫于中国传统习俗，陈富强必须回乡团聚，他总是在火车上或者长途公共汽车上，就编好“寻母”故事，基本都是情节曲折，过程复杂，最后是遗憾地尚未成功。陈富强从小就比较会说话，经过在武汉市做酒店或餐饮，从服务员逐渐升级，做到领班、主管、运营部主任等职，陈富强锻炼得更会说话了。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身边情景信手拈来编故事，这一套本事，已经成为陈富强的看家本领，用来应付在乡下老家日益老去的爷爷陈有锅和爸爸歪毛，应该够用。

之所以说应该够用，而不是完全够用，主要陈富强还不是他爷爷陈有锅的对手。爸爸歪毛很好对付，大儿子说啥他都信，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每年春节团聚的目的，主要是想方设法找大儿子要几个钱。歪毛对其他两个孩子，也一视同仁，或者说一律漠不关心，任其自然生长和存活，对大儿子出生时候“紫气东来”的传说，显然不以为然。爷爷陈有锅却是不动声色的神情，这情景很冷，很逼人，会让陈富强对自己编的故事露出不自信来。但又的确，陈有锅特别偏爱陈富强，固执地相信陈富强“紫气东来”。每年春节陈富强都要私下给爷爷陈有锅钱，每次都被陈有锅谢绝，他硬说自己有钱，够花。他说陈富强挣的都是血汗钱，不容易，又要寻母，路费多，电话多，花销大，钱你自己用。

面对爷爷陈有锅的冷静和话里有话，陈富强很有畏惧感。陈富强承认爷爷

最宠自己，但陈富强同时也认为爷爷陈有锅很自私，很讨人嫌，很给他压力。母亲顾命大跑掉多年了，陈家三个孩子也还是逐年长大了，为什么还是恨之入骨，一定要逼陈富强寻母？难道陈有锅自己就不是打年轻过来的？换句话说，陈富强就不是一个男人？陈有锅既然宠爱陈富强，难道就不想想陈富强也是一个二十四岁的男青年了，这个年纪的男青年，很忙！

反正陈富强对爷爷陈有锅，是又爱又恨又怕又躲，除了春节，其他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，他都不回乡，都说很忙，都说工作安排满了，老板不给放假。二十岁之后有那么三四年，陈富强主要精力集中在性的探索上，实在没有办法去寻母。这期间，陈富强嫖过妓，主要在发廊和休闲屋。嫖妓感觉很不好，不是匆忙潦草，就是虚情假意，再就是遇到警察扫黄，狼狈逃窜，吓得要死。然后，陈富强就想谈恋爱。民工在城里谈恋爱，谈何容易？！比如陈富强爱看书，会去书城或者图书馆，在这些地方，陈富强也遇到过合意的女孩。双方一约会，女孩子发现他是民工，约会就不再有第二次了。痛苦！这种痛苦陈有锅能够体会得到吗？那叫痛不欲生！后来有一次，陈富强跟着朋友去某个工地上玩，遇到某种商业性质的慰问演出。演出队最年轻漂亮的演员嘉玲，正在纯情而忧伤地演唱《心雨》，这是陈富强最喜欢的歌曲。陈富强就走不动了。嘉玲也一眼就看上了陈富强，每首情歌，都看着他眼睛唱。陈富强也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，想都不要想地，就举起一张红票子，摇啊摇地递过去，震撼全场。演出结束，嘉玲和陈富强当夜就相好了。马上陈富强忙着搬出集体宿舍，忙着单独租住房子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这对男女青年，很快同居了。一同居，话说多了，才发现，两人的武汉口音里都露出了乡音：原来嘉玲的本名周春枝，老家就在周帮。周帮就是陈富强十四岁出来，最初混过的地方。甚至，嘉玲也知道那几家小餐馆，专门收罗死鸡死鸭，冒充活鲜家禽，高价烧给国道上的大卡司机们吃，赚了很多钱。嘉玲还有亲戚嫁给陈富强的周陈村。嘉玲很热情很巴结地说要去周陈村看望陈富强的爷爷和爸爸，那么，嘉玲问：你妈妈呢？陈富强摇头。嘉玲不悦。你妈妈呢？死了！怎么死的？陈富强摇头。怎么死的？陈富强摇头。么样死的沙？嘉玲乡下话出来了，具有威慑性的乡下话出口了：“你不告诉我，未必我就不晓得打听到，周陈村未必我就找不到地方。”

陈富强主动结束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陈富强本来不想找同乡。他想找武汉市本市人，将来他的孩子自然就是武汉市户口，陈富强认为户口还是很重要。陈富强又最不喜欢女朋友多嘴多舌，对他们家事情刨根问底，尤其是陈富强母亲的事情，要女方知道做什么？毕竟是家丑。家丑不可外扬。另外，如果

你已经知道了她叫周春枝，再称呼她嘉玲，实在很别扭。再说嘉玲业余从事商业性的娱乐演出，肯定不是什么光彩的活动，她第一次就可以对陈富强媚眼放电，未必就不对别的男人媚眼放电。不过，嘉玲的确生得漂亮，眼睛水灵得很，脸庞甜美得很，陈富强真心舍不得。在理智地结束这场爱情以后，陈富强大病了一场。不久，陈富强相中了李莲莲。这时候，陈富强从“俏江南”出来，被“俏红南”挖去做台面主管，李莲莲正好辞工离开“俏红南”。李莲莲是收银员，很受老板信任的职位，陈富强找她谈，李莲莲说没有什么好谈，她不想在这种仿冒店做事，觉得不够堂堂正正。陈富强和李莲莲擦肩而过。几个月之后，陈富强又被更高薪水挖到“湘鄂情”，巧遇李莲莲就在隔壁的“阿二靓汤”收银。陈富强观察到，李莲莲总是正襟危坐，收银认真，聚精会神，不苟言笑，与其他迎宾小姐，也没有过多地聊天玩耍。“阿二靓汤”生意没有“湘鄂情”好，李莲莲想跳槽到“湘鄂情”，找陈富强打听。陈富强就请李莲莲喝咖啡。一喝咖啡，陈富强就知道了李莲莲是纯正武汉市人，且早年发生车祸，父母双亡，她在叔叔婶婶家长大，没有多少感情，自己学了财会专业，靠自己打拼奋斗养活自己。陈富强对李莲莲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，简直都太满意了！陈富强就是要这样一个老婆！陈富强试探性地说：“我母亲早就不在了。”李莲莲不再追问，只是很懂事地，露出同病相怜的表情，然后，从此，没再追问过。陈富强不会再在母亲的问题上更有尴尬。陈富强正是需要这样的老婆。

陈富强是民工出身，但是陈富强并不想永远都是一个民工。在十多年里，陈富强经历了五花八门的大小餐馆，他完全了解了这个行当的暴利秘密：进货。假烟，假酒，假冒伪劣原材料，以次充好的鱼翅燕窝等高级食材。陈富强已经起心自己单门独户做餐馆，怎么黑，他都会。也就是千方百计低成本、高利润，只要心狠，不难。差就差个搞财务的，会做账的，收银不搞鬼的，这个合作者，要想和你完全一条心，那就是你的老婆。李莲莲正好又合适。

老婆就是李莲莲了！尽管李莲莲长相一般，黑黄干瘦，个子也矮小，与嘉玲相比，那是天上地下，但是娶老婆，还是李莲莲好。陈富强立刻展开了对李莲莲的追求。陈富强深知自己出身农村，也没有多少钱，就把对李莲莲的追求，当作对嘉玲那种漂亮女孩的追求一样，竭力模仿轰轰烈烈爱情的感觉，玫瑰巧克力星巴克咖啡，一样都不少。不漂亮的李莲莲也还是很傲慢，硬是考验了陈富强大半年，才搬到一起，正式开始谈恋爱，并且总还是遗憾陈富强的农村出身，总还是嫌陈富强的武汉话不够标准，乡下口音重。这当然也让陈富强很讨厌，但是人不可能十全十美。嫌弃乡下口音的问题，陈富强忍了！

在爱情婚姻问题上，陈富强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聪明。十四岁的农村少年在离开家乡十一年以后，成功地带回了城市老婆。陈富强把李莲莲带回家乡周陈村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，尽管是黄泥巴地，李莲莲还是穿着洁白婚纱曳地长裙，陈富强是西装革履鲜艳红领带。这场喜事轰动了四里八乡，乡人们看热闹的是人山人海，陈富强全家人，对着人山人海一大把一大把撒喜糖，那个群情沸腾呀。就这场婚礼，明显让陈富强的爷爷陈有锅年轻了好几岁，也让陈富强的歪毛爸爸好好地享受了一番得意忘形。这番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，使得爷爷陈有锅感激涕零无比沉醉，破天荒自觉没提陈富强的寻母之事。

然而，寻母之事，却很巧妙地，从娶妻李莲莲之后，从李莲莲生子之后，从儿子三岁上幼儿园之后，一环扣一环地，自动冒出来，摆在陈富强面前。看起来似乎没有逻辑。现在的生活，就是没有逻辑的逻辑：三岁儿子上了幼儿园，有一天陈富强骑自行车来接儿子，儿子却问：“爸爸你什么时候开车来接我？就像星星她爸爸一样？”陈富强心头就被狠狠一撞：买车！陈富强的儿子，不能够比别的孩子低一头！娶妻买房，要还房贷。生子买车，要还车贷。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？陈富强冥思苦想。陈富强已经在开自己的新农牛肉店，生意还不错，经济开发区有一家，还想在十里铺再开一家连锁，李莲莲收银。妹妹陈富凤也招来了，做服务员，弟弟陈富有也入股了，管进货送货之类业务。陈富强做董事长总经理。问题是现在的餐饮行业，生意已经做穿了，都用最低廉的化学原料了，利润已经高得像神话了。就这，钱也还是不够多。现在的社会，怎样才能够钱多？陈富强终于发现：出名！现在只有你出名了，你才能够弄到很多钱。就陈富强的条件，怎样才能够出名？他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侃侃而谈不会开网站，学雷锋又肯定太慢，唯有做出轰动社会的事情。冥思苦想的陈富强，有一段时间天天看报纸，做剪报，社会轰动事件，剪辑成册，再仔细研究。突然，陈富强差点笑出声：自己不是正有一桩事情可以轰动社会吗？寻母——孝子寻母！

就这样，陈富强咕咚一下子，茅塞顿开，迷上了孝子寻母这个思路。原本陈富强就是有创造奇迹的梦想和渴望的。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，也是很强烈的。让李莲莲他妈的不敢再嘲笑他的乡下口音，也是需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来让她彻底折服的。陈富强年龄渐长，自己也做了父亲，这才体会到了母亲顾命大的跑掉，抛弃家庭，给爷爷和爸爸的打击，有多么巨大的摧毁性。如今他们年轻一辈，都外出打工了。乡村家里，只剩爷爷爸爸父子俩了。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爸爸中风瘫痪了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每天都要为自

己五十多岁的儿子端屎端尿。曾经是威风凛凛的大队干部的爷爷，这个一辈子挺直腰杆绝对不肯输人的男子汉，硬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，一直死撑着不肯倒下，家里家外风里雨里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忙里忙外，还总要装出笑呵呵。这是多苦多难的日子啊！爷爷在苦熬，爷爷在等待。母亲顾命大，就是应该回家了，应该尽孝敬老人照顾丈夫的妇道了。乡村就是这样，世代代家家户户，过日子就是互相比着的，针尖对麦芒，你家比别人好你就脸面光彩，你才就有资格笑话别人。别人家家都有女人，你家女人跑掉了，你家就是没脸。家族脸面和尊严，比什么都重要，人活的就是一口气。陈富强想起自己十四岁的承诺和誓言来了，他觉得自己现在真正是有条件践诺了。不过他也真心认为，自己其实一直没有不践诺，他一直在寻母啊！陈富强啥时候不希望突然找到母亲啊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！如果说将来社会上知道了陈富强十几年坚持寻母，那还不轰动吗？肯定轰动啊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对陈富强来说，最值得做的事情，就是寻母。

说做就做。陈富强暗暗地，悄悄地，开始了真正的寻母行动。开始行动的时间，差不多四五年前吧。陈富强隐瞒了家里所有人。陈富强不傻，所谓“寻母”项目有一举几得的好处，那都是虚拟的。成则有，败则无。失败了等于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。一般人，是没有这个胆量和气魄的。陈富强也就不想吓唬他们了。老婆孩子的小日子正过得好好的，李莲莲带领弟弟妹妹每天开门做生意，忙得很，好好的，最需要集中精力。陈富强绝对不想搞乱阵脚。况且李莲莲一直都以为他母亲早不在世了，现在跟她说，肯定说不清的。

陈富强只自己一个人，以考察连锁店、学习参观、开拓原料生产基地、听大师讲座、与投资人见面谈意向等理由和借口，到处“出差”，不断外访，四方打听，河南湖北两地跑来跑去，郑州、信阳、襄樊、孝感、老河口，陈富强都跑遍了，折腾了几年，最后锁定了河南人这个群体。因为在陈富强获得的情报里，他的母亲顾命大，最后是被河南人贩卖了。

于是，大半年前的一天，天气不错，有太阳。武汉市经开区烂泥糊村小卖部的老板王旺发，与长年在小卖部门口玩的三个老头子，他们远远看着一辆路过的长途公汽，在通顺河的青石桥那边停了一下，放下了一个人。这个背着巨大登山包的陌生人，径直朝烂泥糊村走过来。这就是陈富强，几年来到处捕风捉影屡遭失败的陈富强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他咬牙振作起来，以摆地摊的形式，进驻经开区的烂泥糊村集市，据说武汉市的河南人，主要聚居在这一片湖区。

在几双警惕、沉默且淡漠的眼睛注视下，陈富强一直走到场地上，以一副